

# 喜剧之年

九月丛书

洪峰

著

江苏文艺

版  
士

000015

1247.5

3427



九月丛书

洪峰 著

# 喜剧之年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喜剧之年

---

作 者：洪 峰

责任编辑：汪修荣 孙金荣

责任校对：薛 亮

责任监制：江伟明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扬中市印刷厂

---

850×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9.75

字数：180,000 199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52-2/I·1072

定 价：12.8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内容提要

本书描写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故事：

李隆和丁临燕离婚后，为了儿子两人又再度复婚，李隆希望重新唤起妻子的爱情，但在这一切努力失败后，便绝望地自杀。

大丫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几名歹徒强暴，从此对男人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但最后却坠入了已婚男人老洪的情网，老洪的妻子发现丈夫的外遇后，决定与丈夫离婚。

茹茹爱上了有妇之夫老牛，但性格懦弱的老牛却在茹茹做人流时逃之夭夭，最后妻子也提出与他分手……

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一幅八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图景，揭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苦闷，情节引人入胜。

# 卷

# 一



在夏天，在夏天的许多晚上，最让我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有客上门。那种时候，我差不多总是一丝不挂地半躺在沙发上，窗口的风偶尔掠过皮肤，一种意外的凉爽会让我对夏天的炎热充满感激。我非常不情愿这个时候有人来访。我非常不情愿穿起衣服讲一些和我的心境截然相反的语言。我就高兴一丝不挂地半躺在沙发上。我不需做什么事情。

那种时候，妻子的想法肯定跟我类似。她一般说来坐在沙发的另一端，手里免不了找些事做，织毛衣或者拿一块布量来比去，试图设计一种形式新潮的裙子或者衬衫。据我观察，十回有十回她没有成功，她的愉快全在于设计过程。这似乎是一种崭新的生活观的日常表演，包含着理论之外的人生意义。她的努力和我写小说殊途同归这是毫无疑问的。那种时候妻子坦诚地笼罩在明亮的灯光之下，她的身体比其他时候显示出更加柔和的曲折，灯光使她的皮肤呈银白的光泽，我仿佛能看见温暖的血液沿着她的四肢安详地循环。有一束头发从妻的肩垂落至胸前，它们随妻的设计运动悄悄地抚摸一只乳房。我很难陈述做丈夫在当时是怎样一种感受，但我知道那种时候我只盼望这个夜晚就按这种形式平常地度过，我相信我和妻在这样的夜晚不苛求任何人的友谊。

我猜我的儿子同样高兴这种夜晚。

他光着屁股坐在地毯上，手里拿几块积木，眼睛盯着电视机，这种时候电视里百分之百正播放商业广告。没有任何事情会转移儿子对广告节目的热情。他的面孔在灯光下毛茸茸的十分生动，圆滚滚的两条腿下意识蹬来蹬去。嘴里边含糊不清地嚷东方齐洛瓦或者豆西巴豆西巴东芝。儿子还会看着母亲的乳房绽出灿烂的欢笑，目光中的贪婪和欣赏让人心痛。这种时候，我摁住妻的乳房，妻把她的设计暂停伸出手抚摸我的大腿。儿子的太阳穴暴出细细的血管，轻轻地跳动。他的眉骨变得通红然后他愤怒地大叫拿开我的手然后再搬走妈妈的手然后他抱住妈妈脑袋在两只乳房中间转向爸爸带着哭音警告那个嬉皮笑脸的男人：“不让你摸！”

我想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夜晚。

那是一个很年轻的美国人。他不超过二十五岁。他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秘书的身分设便宴宴请我还有一位中年剧作家。那天我刚刚踢完一场足球。到达长白山宾馆外宾餐厅的时候，我头上还有汗水滴落。我有些自惭形秽。我看见剧作家穿一身黑色西服结红蓝相间的领带。十分明显，我忘记了这是一种讲究风度和礼仪的时候。我们毕竟谈了很多话，涉及了中国文学美国文学。我无法记起是怎样一种原因使我们谈起了性爱和家庭。我不能忘记年轻的戴博那种优越的微笑。他说在我们家里，如果有一天出现这种场面，那就是孩子们最愉快的时刻。

爸爸说我要去洗澡了。妈妈说我可以一块洗吗？孩子们看着爸爸妈妈手挽着手走进浴室会发出响亮的欢呼。戴博说，这意味着一个美好的夜晚开始了。然后戴博说，我

想家了。

对了，在此之前，戴博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习惯爸爸或妈妈在卧室里赤裸着走动。他说现在回想起来他仍然为爸爸妈妈骄傲。然后他说我很想家。他的脸就是我所感受到的那种微笑。我能记得当时我的心情很差，我显得很没教养。我直视戴博，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生存观念和形式，这其中没有优劣之分。”我使用了无法论证的结论。我最讨厌这种讲话方式，但我还是使用了。那天晚上我烦躁不堪，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和妻大发其火。那也是夏天，一九八八年夏天。那个夏天蒂尼十五个月。那天晚上，我和妻没有裸体在屋子里生活。我们睡得过分早。在此之前，电视里正播放广告。妻问我：“和美国人谈得好吗？”我看电视，一个妖冶的女人执化妆品对着几亿人民露出牙齿进行挑逗性的满脸欢笑。妻子又问了一回。我大声说：“好个屁！”

蒂尼哇地大哭起来。妻抱起他进了卧室。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我想妻子和儿子已经忘记，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许多夜晚。

我愿意忘掉所有不愉快的事情。

## 2

今年我例外地喜欢秋天。一九八九年。

那天早晨我骑车去净月潭。出城之后的路程让我愉快。已经好久没这么放松过了。我大声说。她说你看远处就是

山吧。我说在这里就算是了。她说你猜我想什么？她说我想终于看见山了。她说我从小就生活在山里，我家的房子就在山坡上边。

她也骑车。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我说看见警察马上松手。她说我知道。我说你不打算结婚吗？她说不想，至少十年之内不想。我说那时候你三十七八岁了。她说如果雪雪知道我们的事呢？我说她可能会有些想法，不过她会理解的，我们没有恶意。你比我更应该了解雪雪的为人。

丁临燕笑了。倒也是。不过我总觉得别扭。我说我也有点。

后来我们坐在湖水旁边的山上。山上有许多树。红黄色的叶子干枯地挂满树枝。山坡上的草变成了浅黄，松松软软让我躺下去。丁临燕头枕着我。我说在砖厂的时候，我经常这样躺着，砖垛之间的天空窄窄地露出一条，就这么宽一条缝。那时候我的心里边非常悲凉。

现在呢？丁临燕抬起头看着我。我喜欢她的眼睛还有微笑时的嘴唇。她现在就正在微笑。我说现在同样。我说你看我们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都不太成功。我说你和李隆也是。我真不敢说你们以后的日子就会好。

丁临燕又躺回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我说你讲吧。她说我想离开这个地方。她说住妈妈这儿太闷了。我不能不处处小心。你看见我爸爸了吗？我说昨天还见了。你没觉得他老了？我说的确，看上去有六十岁了。她说我还很漂亮是不是？我说是，不过也不如从前了，我说雪雪也是。雪雪比以前憔悴多了。她跟你生活够操心的。我说我知道

这一点。我努力对她好。我说我们尽量相互体谅。

丁临燕把手伸进我的衣襟取暖。她的手真凉。我说你想好去哪里了吗？还没有。她说总有几个男人去找我。开始的时候家里还欢迎，后来就不成了。我说产生怀疑了。她说是。我说你喜欢他们吗？她说有一个好像还行。我说你打算怎么办？现在还说不行。我真担心陷进去。我说值得吗？她说我又不想结婚。我说那我没话讲。你不打算替我出主意吗？我说不能，别人的经验对你没用处，全在你自己。她说我知道，就是说说心里边愉快。

我说在你有新生活之前，我一直可以这样听你说说心里痛快。

我们就再不说话。

这时候的天真蓝，一丝云也没有。蚂蚱还没有绝迹。偶尔在草丛里磨擦翅膀。有一只蜂在我们头上飞舞。像直升飞机一样婉转自如，你能听见山下边的水轻轻地拍打锁牢的游艇。你还可以感受到阳光在身上聚起的温暖。一辆汽车在山下行驶。马达声带来的震动将几片枯叶卷下山坡。有驴子的叫声从松林那端响起，单调又热情使我联想到我们的生活。这是一种十分不恰当的联想，我为此羞愧。

我只能后半夜读些书。我经常失眠。到了后半夜尤其睡不着。差不多每天我都能看见太阳光线斜斜地射到窗上。那时候我困了，但不得不起床。我要把早餐弄好。我力图让家里人高兴。吃早餐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希望的是什么？我盼着他们能说一声好吃。至少脸上带一点满足的笑意。但是没有，他们不会认为这一切都有必要大惊小怪，确实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我真是盼望爸爸像十年前那样看我一

眼。用不着说什么话。我真想马上离开这里，但是我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属于自己的房子。能住人就行，你说这个要求过分吗？不过分，但是没有。我还想李格。我知道他在奶奶那里很好，但我还是想他。我总梦见他病了，就要死了，我经常做这种梦，我真认为这是罪过。对了，我告诉你，无论怎样，我也不会对养育了李格感到遗憾。

我知道丁临燕这时候已经哭了。我用不着去劝她安慰她，我静静地听她说，其实她是在自言自语。她突然支起身体，她的脸上还有泪痕，她看着我，你说李格长大了会怎么想？

我说一切他都会理解，你要相信这一点，你是他的母亲，李隆是他的父亲，这比什么都重要。我说他一切都会理解。我说我哥哥的岳母守寡十几年，去年结婚了，介绍人是我哥和我嫂子。我说你懂我的意思吗？

丁临燕长长舒口气，说但愿那样。我说肯定会。丁临燕说真是一个好天气，饿不饿？我说早就饿了。

回城的时候丁临燕说我有点累，但心情好多了。

我说我也是，你高兴我也感到轻松。

她说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我说永远是。她说你肯定希望我能幸福是不是？我说是，我希望。

后来我目送她远去，我真希望她能幸福。但我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只能有一种愿望。它显得很没力量，我希望她能遇见一个好男人。我知道不想结婚并不是她的愿望。所以我希望男人善良些，我也希望小丁能智慧些。她应该到了不再天真幼稚的年龄。

回到家里我告诉雪雪，我陪丁临燕去了净月潭。雪雪说我不会怪你，我只是想你能帮她什么呢？

我摇摇头。我知道雪雪说得对。

儿子问爸爸你想我吗？我说想，你想爸爸吗？儿子说可想啦。我抱起儿子。儿子说给我买积木吧。大积木。

我说买，明天就买。

### 3

经常有那样的夜晚，妻和儿子都睡了，走廊里的灯光使我可以看清他们的面孔。儿子的睡态总让我心疼。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时常在这种温馨的夜晚想到儿子会死掉的。我想到他也会像我的父亲那样变老、生病、死去。我似乎不愿承认这种必然，我总认为儿子会永远这样幼小和充满活力。

我父亲死的时候蒂尼刚刚两个月。那天妻子接电话之后跑上楼对我说：“爸死了。”然后她就哭了。我记得那时蒂尼正睡觉。天很热，他无可奈何地躺着。他被一块布包着，一支胳膊顽强地挣脱捆绑伸出来。我对妻说：“你没什么可哭的，死的是我爸爸。”我的确是这样想的。我以为她的眼泪不具备我所理解的真实。但无论如何这句话伤害了妻子。她哭得更厉害了。

我没有见到父亲。我赶到通辽市的时候，父亲已经火化了，我只看见了用一块黑布包扎的骨灰盒。我完全有充分的时间见到他的。两天前我就接到了电报，我马上乘车

启程。在四平换车的时候我住下了，不知为什么，我认定父亲肯定不会活过这天夜里，这时候我突然开始恐惧，我突然想到蒂尼要出什么事。我马上挂电话给家里。我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说我担心你和蒂尼要出什么事。妻子分明是怀疑的口气，但她还是说那你就回来吧。放下电话我就回到了长春。

妻子接电话是在第二天中午。我是第三天下午离开长春的。毫无疑问我有意不想见父亲。我希望我赶到通辽后看不见父亲，也看不到亲友们的面孔。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妈妈别出什么事。

现在，每当看见儿子，我说的是那样的夜晚，呈现着一个美好家庭的静谧夜晚，我就要想起父亲。浮现在眼前的父亲一般是两种形象：他面色灰白非常吃力地喘气，呼吸声粗糙得能割破喉咙。他拚命咳嗽，间歇时便是更加费力地喘气。他患肺气肿二十来年，每年冬天大家都替他的生命担心。另一种形象是他红头涨脸地争论，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事让他这么激动。他经常是唾沫溅出好远好远，声音格外不规则时高时低。我曾努力地想象他死时的样子或者死后的样子，但从来没有成功过，顶多是他咳累了气息喘匀后闭目小憩的样子，偶尔我给他加上身簇新的黑衣服或蓝衣服。如今一般干部死后大都穿这两种颜色的衣服去火葬场。

事情很明显，想知道父亲死后的样子，只有我死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我莫名其妙地为这个感到庆幸。

一九八七年夏天，对我来说真是一个生和死交汇的季节。我有了儿子死了父亲。我记得清楚，当我和妻子第一

次去通辽看望父亲时，天下大雪，妻子还有四个多月就要临产，当时妻子对躺在床上的老头儿说爸爸你不会有事的。我没有说话，出了病房之后我对妻说爸爸活不过今年夏天。妻子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之后什么都没有讲。但一年之后我俩吵嘴的时候她说：“你这个人六亲不认！”原因是我拒不同意和她一起去参加她妹妹的婚礼。

我讨厌婚礼也包括葬礼。

我的同学章波和亚兰恋爱了四年之后终于举行了婚礼。印象中是秋天，那时我还在白城师专教学。当时我和未婚妻合伙买了一个四十元钱的衣帽架。那是我所有的积蓄。我把它送给章波的时候，他搓着手说我用着你买吗显得着你吗？那时在朋友中间我最贫困，这个举动的确给我挣了面子。但我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我三个月内不吃蔬菜牙齿经常有血丝流露。

那天亚兰的脸一点也不比平时红润，她和往日一样肿着眼睛。她经常哭，没几个人知道为什么哭。我知道为什么，但我从没和别人说过。不是我不想讲，是没人问起过。那天章波和亚兰联合给大家剥糖点烟。年轻些的客人总是用鼻子将火柴吹灭。于是大家就莫名其妙地高兴，大笑，起哄。亚兰在给一个人划了三根火柴继续被吹灭，她把一盒火柴扔了，然后她就哭了，她哭得十分厉害。鼻涕把崭新的毛料西服都弄脏了。后来大家挺没趣地坐一会就散了，我猜这对新婚夫妇免不了新婚之夜就要吵架。章波觉得丢了面子。

那天我和未婚妻吵嘴。她说亚兰也太没修养了。我说你要是她怕还更糟。她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是设身

处地。她说你莫名其妙呢。我说你说对了。就是莫名其妙。未婚妻哼一声之后就扬长而去，我说你他妈懂个屁！她又折回来说你少在我面前装学问，你那些狐群狗党哪有像样的人物。我说你是像样的人物还不成吗？她开始哭，我不去劝。我们像泼妇骂街似的吵架，一直吵到哑了嗓子为止。

那是一个经常吵架的秋天。风沙每天都在面孔上留下痕迹。在所有的东西上留下痕迹。未婚妻每天差不多都要洗头。那时候她的形象如同陕北老农。我指的是用毛巾包住脑袋时的未婚妻。

五年后我在白城市再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首先注意到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只齐耳朵。甚至比许多现代男士的头发还短。我们是在宾馆里见面的。我们无言以对有一分钟，之后便各自进行了一番问候，她和我的妻子是中学同学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如今我尚未想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生活变成这种现实。或许这就是定数。我问过妻子，她的回答更具备哲学内容。她说：“必要的丧失。”这个回答使我若干天中陷入困境，最后我只能求助于忘却。

我和未婚妻分手的时候已经同居了半年之久，我们已经彼此熟识对方的一切，任何一种暗示都可以比说明更容易理解。那时候我们肯定相信结婚只是一种形式对我们已经没有意义。但最终还是分手了。我曾讲到过李隆和丁临燕的告别仪式，我和未婚妻的情况也很类似。只不过当时我和她都哭了。我们一边哭一边进行告别。在早晨，我醒来之后看见床头柜上放着一瓶牛奶和两根油条。我摸到杯子还很热，叫了她两次，我就知道她走了并且不会回来了。

五年后我们再见面我问起她那天早晨到哪里去了，她说哪里也没去。她说她就站在门外。她说她盼望我能出来，但一直到九点钟我也没出来。

我说我太困了一直睡到十二点。她说这就是命中注定。她说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信这个。

我说我也是。我说我们都没法子再年轻了。

她说雪雪好吗？我说好，只是瘦得厉害，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她说你爱她么？我说是的。我交往了许多女人，我还是觉得雪雪重要。我讲不好为什么，大概这就叫感情。她说别再折腾了。我说人总有累的时候。我这种时候来得太早了。她说你觉得不公平？我说没有。

送她出门的时候。她说不管怎样，我还是很珍视发生过的事。

我说它影响我们的一生。意识不到的。我补充说。

静下来的时候想想，还是可以意识到的。她笑了笑说。我按按她的头顶。是这样。我什么也没说。

## 4

晓良当了处长。在省城，这个级别的官多如牛毛，但晓良还是非常兴奋。外贸局的处长，实实在在的职位。晋升那天他就打电话给洪波。他很平淡地说：“替我高兴高兴。”洪波在那一头同样很淡：“什么事？”“当了处长阁下。”“请客吧。”接着洪波就撂了电话。晓良看着话筒骂了一句“残疾人”也撂了。洪波眼睛近视差不多一千度，属于残协